

清华教师作报告。

从2009年至今，钱学森讲座已经举办了12次，共邀请了30位学者主讲，其中包括俞鸿儒、郑晓静、邓小刚、陆夕云等院士和Oran、Sherwin、王志坚、罗宏等国外著名学者。钱学森讲座已经发展为空气动力学学会重要的系列学术活动。2020年新冠疫情暴发后，我们采用线上线下报告相结合的方式组织了第12次钱学森讲座。

2021年的钱学森讲座将于12月举行，

空气动力学学会和清华大学航天航空学院流体力学研究所将一如既往地组织好这个讲座。今年的讲座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因为它不只是一场学术交流，它也是广大空气动力学工作者和清华师生对张涵信院士的一次共同缅怀。

张涵信院士是清华学人的杰出代表，他追求真理、勇攀高峰、创新进取、无私奉献的精神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2021年11月

水业泰斗许保玖

10月15日，我校环境学院退休教师许保玖教授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103岁。许保玖先生是我国水业泰斗、教育大师，是我国给水排水工程、市政工程和环境工程学科的奠基人和开拓者之一。

他曾冲破重重阻力毅然从美国回国。他和他首倡的“水工业”概念，大大提高了我国的废水处理率。他80多岁高龄还坚持站在讲台上为学生授课，在清华大学教书育人辛勤耕耘近半个世纪，毕生都关心着国家和学科发展，是受人尊敬和爱戴的“太先生”。先生已逝，音容犹在。

“听说先生是美国回来的”

20世纪50年代末，在清华大学给排水专业课堂上，大四的学生们正翘首以待一门专业主修课的老师。“听说先生是美国回来的。”学生们窃窃私语。这位先生就是许保玖。

1918年12月31日，许保玖生于贵州省贵阳市，1942年毕业于国立中央大学土木



许保玖先生

工程系，获工学学士学位，毕业后先后任宝天铁路工程局工务员、重庆大学土木工程系助教、国立中央大学土木工程系助教。

1949年，许保玖从美国密西根大学获卫生工程硕士学位；1951年又从美国威斯康辛大学获博士学位。1954年12月，许保玖与夫人冲破重重阻力归国，成为国内第一名给排水专业博士。归国后，经梅贻琦之子梅祖彦引荐，许保玖结识了当时清华的给水排水大家陶葆楷，进入清华任教。此后，他在给水排水工程、环境工程的教学岗位上辛勤耕耘了近半个世纪，如今早



先生离美前摄于芝加哥
一九五四年，许保玖

已桃李遍天下，四海皆弟子。

“年轻人要敢想”

“只有想到的事情才有可能做到，想不到的事情一定做不到。”2018年，正值许保玖百岁生日，1964届校友、环境学院退休教授程声通撰文回忆了与先生的过往，这句许保玖在指导他毕业设计时说过的话让他记忆犹新。

1964年初，程声通开始做毕业设计，题目源自太原钢铁厂水源地——汾河高浊度水的沉淀处理，研究内容包括静态试管试验、水槽准动态试验和沉淀池模型试验三个阶段。程声通曾在报告的综述篇写了很多颗粒物沉降过程机理，这是他花了很多时间从以前学过的课本和其他参考文献里摘录的。作为指导教师，许保玖在程声通的报告上写满了红色的批改文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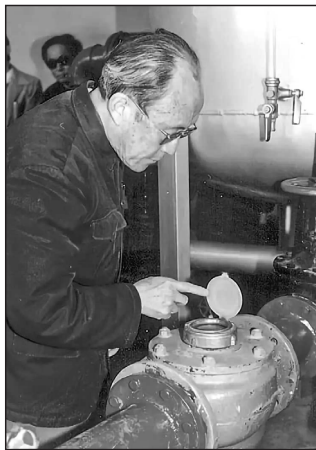
“他不无严肃地问我，在试验中见到‘颗粒物’了吗？我仔细一想，是呀！水的浊度那么高，成千上万个颗粒挤在一起，哪还能见到单个的游离颗粒物呀！看来我写的综述完全是文不对题、无的放矢。许先生接着说：‘你们年轻人要敢想，不能墨守成规’，又说：‘只有想到

的事情才有可能做到，想不到的事情一定做不到。’”程声通回忆说。当时，许保玖已经提出了“拥挤沉降”的概念，解决了高浊度水沉淀计算方法。在毕业论文里，程声通根据许保玖的概念提出太钢沉淀池“泥浆挤水”的计算方法建议，得到了较好评价。

奠基“水工业”

许保玖是我国水工业领域的奠基人和开拓者。他治学严谨，著述宏博，编著的《当代给水与废水处理原理》《给水处理理论与设计》等著作成为学科教学的典范。在耄耋之年仍然笔耕不辍，重新编校《新英汉给水排水辞典》，字斟句酌，令人崇敬。

20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我国废水处理率停留在5%以下。市政建设只建给水厂、不建污水处理厂，先建给水厂、后建污水处理厂，直接导致水污染问题严重。许保玖认为，用过的水必须经过适当处理，并在满足一定水质要求后排回自然环境中，这是“还”水的规则。基于此，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他提出了“水工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许保玖在自来水厂检查设备

业”概念，论证了与水工业相依托的学科及其学科体系，确定了给水排水工程学科的独立学科定位。且基于“水工业”理念，高校传统的“给水排水工程”专业名称，经教育部修订后，在2012年统一变更为“给排水科学与工程”。

许保玖先生热爱事业，著述等身；教书育人，桃李满园；善思善行，穷之以理；不羁名利，不图虚名。他在清华任教近半个世纪，培养的学生数以千计，在环境工程和市政工程领域做出了旁人难以企及的贡献。
(环境学院)

率性与血性

○胡 钰（1991级经管）

2021年6月17日，许渊冲先生走了。当天，新闻一出来，很多朋友给我转发这个消息，因为就在这个月初，我刚刚拜访过老先生。未曾想，此次见面竟是永别，倏忽之间，老先生就驾鹤西去了。

得知这个消息的时候，脑海中第一时间冒出一句话就是颜渊当年对孔子的感叹之语：“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老先生之高与坚，愈读愈深，老先生之存与隐，愈思愈叹。百岁老人少年心，惊鸿一瞥离世忽。读着当天各大媒体几乎刷屏的人物特写、深度报道与纪念文字，想到在老先生离开前两周，能够面对面、一对一地谈一个小时，备觉珍贵。这是百年人生丰厚积淀在终点处的一次绽放，值得永远的记忆与回味。

引发去拜访许渊冲先生的诱因有二：其一，年初去云南宜良岩泉寺的钱穆先生著书纪念馆参观，看到了曾为钱穆先生在西南联大时期学生的老先生题写的馆名；其二，5月底纪录电影《九零后》在院线上映，我带着自己的研究生去电影院看片，看到百年前的青年人如何在抗战救亡中刻苦读书的故事，深受触动，片中有杨振宁、许渊冲、马识途、王希季等十余位

年逾九旬的西南联大学生的采访内容。这些学者不仅代表了一个时代的文化记忆，也形成了一个民族的文化基因，历久弥新，愈探愈深。

6月初的一个周五下午，我如约来到许渊冲先生家中。一进家门，被引入右手的一个房间，就看见许先生端坐在沙发上，穿着鹅黄色的西装，身板直直，面庞清瘦，神情安详。看见我进来，伸手指指右边的沙发说：“请坐。”

坐下来后，我开始介绍自己和来意，但发现老先生似乎听得不太真切，这才知道老先生听力上有些问题。于是乎，我就干脆搬了一个凳子，挨着老先生的沙发坐下来，每次讲话也都放大了音量，这就可以顺畅地交流了。

我先从纪录片《九零后》说起，谈起片子中的一些场景、访谈和感受，老先生听我一口气说了许多，茫然地问了一句：“这是什么片子啊？”我这才知道原来老先生并没有看过这个片子。

我简单讲了讲这个片子的内容，老先生似乎有些回忆起来，说几年前是有人采访过自己谈西南联大的事情。我就告诉老先生自己刚刚去过西南联大旧址，很钦佩